

这里是《档案柜》，一个深度记录常州往事的版面。如果您记忆中有一段珍贵的往事，关于这座城，关于一些人，请找我们聊聊。拂去历史尘埃，留住岁月痕迹。线索及投稿邮箱:272173743@QQ.com, 一经采用，即付稿酬。

编辑的话

石龙嘴：“江湖汇秀”的老西门地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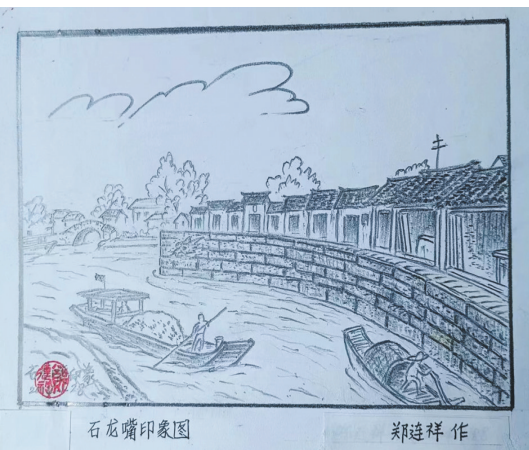
■吕洪涛 图文报道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

石龙嘴，老常州，老地名。来自长江的水和太湖的水在这里交汇，上面还曾有一个“江湖汇秀”的石碑。

以前，石龙嘴一带运河很繁忙，水面上各种船舶如梭般来往，它们从四面八方汇聚拢来，给常州古城平添了生机勃勃的水乡景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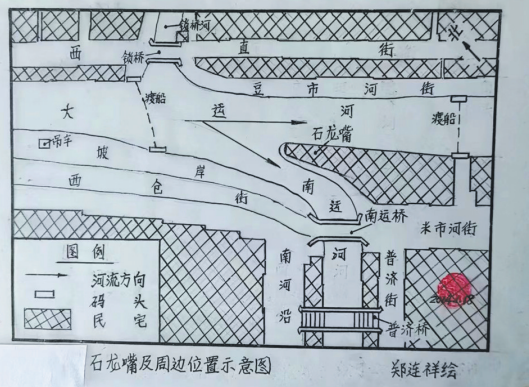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石龙嘴



石龙嘴印象图

郑连祥作

郑连祥手绘当年的石龙嘴印象图



石龙嘴及周边位置示意图

郑连祥绘

郑连祥手绘的石龙嘴周边环境图

小生活的普济街，当时有很多做梳篦的店，比较有名。此外，街上还有一些木材商。以前，运河漕运很发达，江西等地的木材都通过运河运到这里，再运到各地。”

“江湖汇秀”，曾经的常州西郊八景之一

常州著名文史专家张戡炜，小时候的家在西直街锁桥湾，在运河畔，距离石龙嘴非常近。提到常州运河，他最难忘的是石龙嘴。

石龙嘴是大运河一个狭长半岛，与米市河相连。它窄窄的舌尖如传说中的龙舌，水上水下均用巨石砌成，傲立河中央成为中流砥柱。

曾有不少人把石龙嘴说成是“常州的都江堰”。张戡炜却认为，都江堰是一个水利工程，而常州的石龙嘴是一个分水工程。

石龙嘴当时分水的水，是西蠡河的水，来自宜兴，是从太湖带来的清水。而运河流淌的水都是长江水，当西蠡河的水和长江水交汇时，两股水经常发生冲撞，会发生非常复杂的水文现象，清水被浑水所带。

锁桥湾那一带航运很不方便，后来，常州的古人就在那里建了一个石龙嘴进行分水：西蠡河的水冲下来时，被石龙嘴挡住了，之后拐弯，水的冲击力增大，与上面的长江水发生了分层，长江的浑水从上面走，西蠡河被石龙嘴挡住之后，就从下面走。

张戡炜介绍，人们常说常州城“襟江带湖”，其实，依据就在石龙嘴上。资料记载，石龙嘴上曾有一块石碑，上刻“江湖汇秀”，为常州“西郊八景”之一。

不仅如此，石龙嘴还曾是重要的水文资料，如果汛期水势超越石龙嘴上的龙头，就是对人们的一个水灾警示。

石龙嘴一带舟楫汇聚，给常州水乡增添了生机勃勃的繁忙景象

郑连祥回忆，当年的石龙嘴上布满了房舍，有祠堂、学校和民居，米市河居委会也曾驻在这里。

“住在南运河两岸的居民都有这样的体会：每年发水时节，南运河满满的金黄色河水急忙向南奔流。而到了枯水季节，浅浅的绿色湖水又缓缓地从南面流入大运河。”郑连祥说。

石龙嘴怎么形成的呢？据史载，石龙嘴地处京杭运河与南运河的交汇处，经长年累月积淀，河中泥沙渐成沙滩，状如半岛。宋时大运河疏浚较少，有时甚至“筑坝车水，维持漕运”。至明万历九年（1581），为保留市区河道水源，常州知府穆炜“开新河，筑二坝”，建成了东坝（指文成坝，今东坡公园内）拦河蓄水，而西坝（石龙嘴）则拦水分洪。

清光绪年间的《武进阳湖县志·武阳全景图》中就标注有“龙嘴”和“文成坝”的地名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石龙嘴渐成常州重要地标和漕运集散中心。从苏北、安徽、南京、镇江，甚至江西、



处在运河和南运河交汇处的南运桥

湖南、湖北以及从南面溧阳、金坛、武进、宜兴来的大米、大豆、木材、瓷器陶器，各地土特产、粮食、蔬菜、果品、杂货通过船运纷纷汇聚而来。

“儿时，石龙嘴一带运河很繁忙，水面上各种船舶如梭般来往。河面上混杂着喇叭声、摇橹声、撑篙船夫的呼叫声。不同风情特色的舟楫，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，给常州水乡增添了生机勃勃的繁忙景象。”郑连祥说。

石龙嘴，现在它以另外一种形式被人熟知

“现在在常州，和石龙嘴有关的实物，比较有名的大概只有石龙嘴黄酒了。”郑连祥说的黄酒指的是一款名为石龙嘴的黄酒。据介绍，最早，生产该黄酒的是常州酿酒总厂，该厂就在石龙嘴西侧，现在璞丽湾小区的所在地。

而石龙嘴黄酒的历史也和常州酿酒总厂有着很深的渊源。曾担任常州酿酒总厂的副厂长王汝骏介绍，石龙嘴黄酒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是由当时的常州酿酒总厂开发生产的。工厂所在地的南运桥畔原有古迹石龙嘴，于是，工厂便用“石龙嘴”命名了这款黄酒。

2000年6月，常州酿酒总厂获得“石龙嘴”商标注册证。后经变更，商标归华润雪花啤酒（常州）有限公司持有。现在，生产石龙嘴黄酒的是常州新博龙泉酒业（以下简称新博龙泉）。2021年，新博龙泉完成对“石龙嘴”商标的收购，真正拥有了该商标。如今，在常州，几乎家家户户都用过“石龙嘴”黄酒。

石龙嘴，正以另外一种形式被人们熟知和记住……

石龙嘴，常州老西门的记忆地标

“小时候，我每天都能看到石龙嘴。”今年83岁的郑连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曾在普济街上生活。当时的普济街在南运河东侧，距离大运河和南运河交汇处的石龙嘴只有几百米距离。1971年，他搬到运河北侧的西直街和豆市河生活十多年，隔着运河与石龙嘴相望。“所以，我对运河水，对石龙嘴有着很深的感情。”

4月29日上午，在郑连祥的带领下，记者来到大运河和南运河交汇处的南运桥。站在南运桥约中间的位置，他告诉记者：“这个位置就是以前石龙嘴的位置。以前，常州人没有不知道石龙嘴的。现在，估计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了。”

站在南运桥向南望，就是南运河，南运河的西岸仍有不少老房子，东岸则是大厦和居民楼。距离南运桥数百米的地方有一座平桥，那是普运桥。“当时，我们家就在靠近普运桥的地方。那时候，南运河东侧是普济街，街上也有不少老房子。”

据郑连祥回忆，以前，老的南运桥在新南运桥南侧，约百米的距离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运河和南运河拓宽，石龙嘴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，老的南运桥、普济街和普济桥也随之拆除。

记者在采访中，还偶遇一位曾生活在普济街上的老居民，75岁的徐阿姨。她说，石龙嘴承载着常州人的历史记忆，当时石龙嘴附近很热闹。“我们从



郑连祥站在当年石龙嘴所在地，介绍和石龙嘴有关的故事

纪念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——常州的运河记忆 常州市档案馆 常州市档案学会 常州晚报